

## 諸相非相，何曉玫的《極相林》

楊凱麟

高闊深遠的舞台上，舞者以怪誕動態掀撲、爬行、翻滾與彈跳，反覆嘗試著組裝多手多腳的巨大身體，半人半獸，亦妖亦人，像是在澄澈光影中碎滿一地又相互依偎顫動的肉塊，一再地拋扣黏卸與撕墜，生機撲騰不已。

彷彿在十五世紀荷蘭畫家波希（Bosch）的《人間樂園》裡，我們目瞪口呆地看著那些組裝著鳥嘴、豬尾、鼠頭與魚身的怪奇小妖，活蹦亂跳地滿舞台穿行。然後在某些時刻裡，他們亦是很原始的人，純粹而充滿生命的勁道，大開大闖，全身赤條條地奔突闖蕩。

何曉玫總是知道如何使得觀看舞蹈成為人生至為稀罕的經驗，舞台既是內心幽微明滅的風景，亦是集體狂歡的潰退形變。舞蹈成為錯落平面之間身體的引流與截斷，有時幾具身體沿著桌腳吸附而上，反重力地浮升；有時則跌落碎裂，如水銀洩地，斷肢殘骸卻兀自彈跳。

我們反覆經歷著成神、為人、變妖的幻化時刻，**be water**，因為無時不在流變之中，為我們闖入了《極相林》深處。

何曉玫的舞裡總是召喚著不同的神祇，祂們以獨特的神采進場，一逕聖潔與純淨。在《默島新樂園》，觀眾推門進入劇場時，這些神祇已彩妝華服地擎立於高聳的柱子上，如台灣廟會裡空中漂浮的藝閣，黯黝的空間在舞者的牽引下嘩嘩出神，眾人頭頂的三尊神祇愈來愈狂暴搖晃，空氣浮沸，若神魔鬥陣，鳥驚狼奔。在2019年底的《極相林》開場，舞者們如紙偶般素衣白袍，或執法器響鈴，或噉嘴發出鳥鳴，從觀眾席後方的各個角落躍上椅背，一步一座位地凌空跨過眾人頭頂，莊嚴步向舞台，走進屬於自己的祭壇。這些總是準備自我獻祭的神人，盈溢著特有的個人魅力，陰柔、女性，屬於何曉玫。

用來開場的神戲以舞者的身體演繹著很不同的創世紀，舞台隨之翻轉成教堂的穹頂，舞動著天使之海，像是拉斐爾的畫中景緻。只不過所有舞者盡皆背對我們坐著，激烈的扭動軀幹，他們是翅膀已被神明撕去的天使，掀撲著不在了的羽翼。在光影明滅中，我們看不到他們的頭，因為連腦袋也早已經被摘掉。無頭，無手，無腳的舞者，天使墮落，只剩下光禿禿的背脊與骨突翕動的肩胛骨，痛苦地使勁拍動著不可見的巨大羽翼。

手、腳、頭全被剪除的舞者依偎坐成一列，如同撲騰溫熱的肉塊獻祭在巨大的供桌上。他們的震顫扭動彷彿自有神靈，無比撼動著觀者的心。輕與重、歡快與痛苦、傷害與療癒，既可以成為舞蹈之極相，亦所有相盡皆虛妄。以沈痛為鑑，生命為界，而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

這便是《極相林》的身體形上學。身體的動靜快慢總是必須被重新創造出來，否則就既不可能移動，也不能成舞。於是，得倒地才能起身，剪除頭才有身體，手腳捆綁後始成肢體。舞蹈的本心並不在於如何動，因為舞台裡的爬跳奔飛不足為奇，在一切能開始動之前，必須質問的是「動如何可能？」動是為了使一切動靜快慢皆再度成為問題，因為動僅僅以疼痛損傷為界。舞成為舞者的聖殤，對身體的無限悲憫。正是在此，何曉

玫向我們答覆了最根本的問題：「身體究竟能做什麼？」

這群註定飛不上天的折翼天使將舞蹈迫向其身體的邊界，二人、三人或所有人以最高、最扁、最快或最凝縮的組合不斷拆裝重組肉身，轉世成怪誕的「人-獸」，爬行、翻騰、滾動或蠕蠕牽引，創世紀成為地獄變，而人或「人-獸」也活成了以怪誕的姿勢、動作，相互之間不斷重新組裝與再度崩解的人肉零件，像是有著自體生命的樂高積木，因意識著痛苦與歡樂而變形與流變。何曉玫的這些厲害無比的舞者，像是有生命的肉塊或調皮不聽話的積木，神靈源源不絕地灌注著無比動能，人立起來，活蹦亂竄，禽飛獸走，魑魅魍魎。

好像除了跳舞，生命沒有其他可能，即使腿斷手殘，頭硬生生從身體摘除，生命力仍然源源不絕地透過舞動的僅餘軀體來表達。

舞者們不斷聚散分合，身體的拼貼彷彿是為了在最終的潰散敗亡之前能有僅餘的相聚，為了大崩壞前的再次交融與依偎，即使是最突梯詭怪的身形，都在所不惜。於是，有著各種身體的安那其串連，舞台成為舞者的解構共同體，總是在身體的最小值中意欲凹摺攤展出時空的最大值，或反之，一切只為了曝顯舞之極相。《極相林》如同何曉玫的其他作品，由舞者一落落的聚散所表達的較不是群體的意志，而是群體的不可能，究極的聚僅僅是為了也同樣是究極的散與裂。這些總是被調撥與裝配到潰散邊緣的多人身體裝置，在無比脆弱與暫時求來的平衡間人立而起，踽踽而行，有著太人性的也是完全非人的運動，每一次的組裝都卡扣出「相」之諸眾，亦是觸及「極相」的最小單元。舞者的身體為此必須一再重組與錯位，先是加法，二人四腳，或三人六手，伸縮開闔，節肢扯動翻攪；然後減法，有的舞者凹彎膝蓋以布條纏捆，減去一腿關節，有的手肘對折綁住，減短手臂，又或摘下最多餘的頭顱掙扎夾於腋下。

因為削去了肢體，舞者不再可能平衡而不古怪地前後左右晃跳，缺席的腿手搖晃嚙咬著仍然舞動著的僅餘身體。這樣的限制之舞同時亦是對舞者的極限考驗，他們爬行、跳躍、滑動與翻滾以便能繼續舞動，不成人形，成妖，亦奔湧著對舞蹈的愛。

這是橫陳在舞台上的裸命。剩一條腿的、沒手的，斷頭的，單人單腳一步一跳，彳亍而行，或組成雙人、三人與四人組，像是某種舞蛛，在舞台上揚手張腳舞動爬行，或形單影隻，或對峙交纏。最後終究不免歹命一死，全體撲躓倒於舞台一角，雖有奮起但不免散落如屍。

彷彿現在的舞只是為了未來更盛大與更究極之舞所作的排演，那些在觀眾眼前正不斷凝聚與崩頹的身體是將臨的茂盛之芽，舞台上每一個空氣分子都渴望舞蹈，每一個彈跳的碎片都飽含靈魂與生機，即使最後化做一縷裊裊青煙，亦不枉舞過一遭。